

Z A I N A N Y U R E N W E N G U A N H U A I

灾难与 人文关怀

第二辑

主 编◎闵 丽

副主编◎陈建明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灾难与 人文关怀

ZAINAN YU RENWEN GUANHUI 第二辑

主 编◎闵 丽

副主编◎陈建明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灾难与人文关怀. 第二辑/闵丽主编;陈建明副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2011. 10
ISBN 978-7-80752-909-5

I. ①灾… II. ①闵… ②陈… III. ①地震灾害—四川省—2008—学术会议—文集②抗震—救灾—中国—2008—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P316. 271—53②D632. 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624 号

灾难与人文关怀(第二辑)

闵丽 主 编 陈建明 副主编

责任编辑	谢正强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2.875
字 数	32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909-5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从灾难中学习，在废墟上站起

罗中枢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8级特大地震顷刻间使数万人失去生命，数百万人失去家园，数千万人蒙受灾难。这场地震的中心虽然在汶川，辐射的，却是四川、中国乃至全世界。它所带来的悲痛与震荡是史无前例的，它所造成的冲击和改变也绝不是纯地质意义的。大地震之后，国家为遇难者设立哀悼日，以国家的名义为公民的大规模死亡哀悼，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志哀，更是对生命的敬重。2009年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承诺，要尊重遇难者，并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的人员登记造册予以公布。灾难中遇难和失踪的人进入国家的记忆，使每一个公民享有了崇高的尊严。

两年过去了，在68712位遇难者身后，在17912位失踪者身后，灾区的人们平静而有尊严地活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挣扎着站立起来了。大难兴邦，灾难不仅仅意味着伤痛，还意味着进步与发展。两年来，国家坚持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开展了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地震灾区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5万余户受灾的城镇住房基本完成重建；灾区纳入国家重建总体规划的项目已开工97%；已完成投资6600亿元，占预算总投资的70%；

88条国省干道和重要干线已完工43条,在建45条;3002所学校今年9月将基本建成;1362个医疗卫生和康复机构已开工94.2%;四川交通、通信、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已开工1140个,占恢复重建任务的60%;电源、电网、煤炭、油气等项目已开工797个,占恢复重建任务的60.9%。去年,四川全省51个重灾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震前水平。不仅仅是这些,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5·12大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彰显了中国的力量,唤醒了人民大众的人心,使人们过去感到抽象的许多理念,如珍惜生命、平等、正义、博爱、互助、尊严、民主参与、以人为本等等,不断深入人心并呈现为具体的行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灾难已经和正在重塑着我们的某些价值观,重塑着国家和公民的关系,重塑着社会生活的某些模式,甚至重塑着我们的心灵。

时值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祭之际,国内专家学者从更高的立意、更深的层次和更宽的视野,来探讨灾难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生命价值和意义”一直是哲学、科学及神学思索的主题。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哲学家鲁多夫·奥伊肯指出,人生的关键意义在于每个成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及其对外界的展现。精神生活的要点一是精神支柱,二是首创能力,三是高尚的理想。人们正是在不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主的人格,而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要超越自我。在奥伊肯看来,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是人的精神的最高境界,宗教的力量在于把生活的重心从理智的世界转向道德的世界和人格的世界。这些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

精神生活与宗教紧密相连,因为宗教信仰正是源于人类对生命的意义、对人的存在及其终极问题感到困惑而积极地追寻答案。在

广泛而深入地思索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宗教问题方面，爱因斯坦是一个典范。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关系。”“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爱因斯坦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但在他心目中的宗教，是将人类的真、善、美统一成标准并向大众传播的为人类服务的宗教。所以他说：“没有比为人类服务更高的宗教了。”

当今世界，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种族、宗教、地区冲突此伏彼起，恐怖主义活动猖獗，核扩散问题形势严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联系5·12汶川大地震来探讨“灾难、生命价值与宗教”，具有特殊的意义。

目 录

第一部分：宗教的功能与价值

死亡与拯救

——一种生存论的理解	成 穷 (1)
灾难与末日情绪	张新樟 (29)
宗教：对苦难的慰藉	王忠欣 (49)
5·12 地震灾难中的人性体现	陈麟书 (57)
阈限、符号与谣言：地震灾难的宗教人类学解读 ...	曹辉林 (61)
论宗教的特性、功能与价值	闵 丽 薛立波 (82)

第二部分：宗教的灾难观与超越灾难的路径

血牲祷求与洁心涤虑

——论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灾难观	曾维加 (86)
彝族毕摩经《梅葛》、《查姆》中人类起源	
与灾难神话研究	陈永香 曹晓宏 (98)
从《无上秘要》看六朝道教关于灾难的论述	丁培仁 (117)
未雨绸缪：佛教死亡理论的生命关怀价值	

- 5·12大地震两周年祭 海波 (132)
- 从仰望星空到多难兴邦
- 比较研究《约伯记》和5·12地震后的终极关切
..... 韩思艺 (142)
- 造物者与人游
- 从解构的神学进路看苦难问题 梁燕城 (163)
- 不要“分别”，爱人如己
- 关于灾难的再思考 刘佳佑 (180)
- “劫变”与灾难
- 清乾嘉时期川楚陕交界地区白莲教扩散的
历史地理学分析 江田祥 (189)
- 《洞玄灵宝诸天世界造化经》的消灾解厄 郑志明 (208)
- 中国人观念中的上帝 李大华 (249)

第三部分：宗教与慈善事业

- 宗教发展及其社会救助模式 李向平 (267)
- 宗教的慈善公益功能和生死安顿功能及其在
灾难中的重要作用 杨玉辉 (280)
- 汉口天主堂梅神父纪念医院的慈善事业 白虹 (288)
- 宗教与慈善
- 读《内政年鉴》之《佛教寺庙兴办慈善
公益事业规则》有感 胡小柳 (301)
- 爱德基金会与汶川地震赈灾及灾后重建 毛丽娅 (311)
- 民国北京的灾患与基督教团体的赈灾述论 左芙蓉 (329)
- 积极发挥中国宗教的慈善功能 裴 赕 (346)

第四部分：宗教与精神心理健康

心理学与社会工作的本质区别及其对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启示 刘继同 孔灵芝 严俊 (355)

文化、心理与临床技术

——灾后临床社会工作探索 高建秀 (372)

第五部分：宗教与社会

宗教对话的理论动向及其现实启发 张志刚 (380)

道教劝善书的道德教化功能

——以《太上感应篇》为例 陈静 (389)

生命之歌

——悼 5·12 四川汶川地震罹难者 赵建敏 (399)

第一部分：宗教的功能与价值

死亡与拯救

——一种生存论的理解

▲成 穷

人是有限的存在者。有限性的根本含义是死亡。死亡是人生的大限。这大限迫使他首次与“虚无”觐面，从而产生出要超越死亡、走向无限（永生）的渴望。超越死亡是宗教拯救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内涵。“修道成仙”、“觉悟成佛”、“信主得救”，分别是道教、佛教和基督教超越死亡、获得拯救的方式。它们是在死亡的铜墙铁壁上凿出的一些窗口，从这些窗口望出去，人的生存于是便有了新的希望和意义。

一 人：有限的存在者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存在者。它们和人共同在世。人只是众存在者之一。但人这种存在者却一直在反思他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地方，亦即他的特殊性。如说人是一种理性（智慧）的存在者、社会的存在者、自为（自由）的存在者、审美的存在者、道德的存在者、游戏的存在者等等。这些说法都不错，都从某一肯定方

面突出地揭示了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特征。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称谓，也许更能从否定方面揭示人的存在特征，这就是把人称为“有限者”或“必死者”。

什么是“有限者”？有限者就是受到限制的东西，就是处在界限之内的东西。就此而言，人和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处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之内，并没有无限伸张自己的能力和自由。这一界定，似乎又把力显特颖之处的人拉回到与其他存在者相同的水准上。在对人高唱赞歌的时候，不要忘了人始终是“有限者”。

人是有限者，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人的体力（身体能力）是有限的。人没有鹰的视力，豹的速度，狮的力量，人的御寒能力不如企鹅和北极熊，耐热能力不如生活在热带沙漠的蛇蝎。即使人有这些能力，也没有除此之外的其他动物的能力。而即使人拥有全部动物的各种能力，这些能力也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有限的相加仍然是有限，它永远也达不到无限。第二，人的智力（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的智力已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将来还会取得无法估量的进步。但即使如此，这种能力也仍是有限的。从质上说，智力只能认识现象界的事物，超出这个界限，智力就无能为力了。对于诸如“死亡”、“神秘”之类不可言说的东西，智力就只好保持缄默。从量上说，无论人们已经、将要认识的事物有多少，都还有一个由无数未知事物组成的广大领域留在前面。而就是那些我们自以为认识了的事物，也远未穷尽它们的所有可能性，随着实践需要和关注重点的转移，还将向认识呈现出它们更深的结构和方面。众所周知，人们对物质结构（分子、原子、质子）的认识就是如此。第三，人的德性的有限。德性的有限是说人在道德上总是有弱点的，易犯错误的，无法达到至善。自其轻者而言，虚伪、自

私、偏执、骄傲、嫉妒、贪婪、好色、怯懦、冷漠等等，是人经常不同程度陷于其中的。自其重者而言，人性甚至还有极其残忍的一面，施之个人，则造成个人的不幸，施之社会，则酿成大众的灾难。“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异己和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就充分暴露了这种潜伏在人性深处的残忍。当然，通过教育和自我磨炼，也可达成人格的健全和德性的完善。但这也是相对的。古今中外都有很多道德纯洁、情操高尚的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能说他们在德性的所有方面都毫无亏欠，都毫无过失。“伟大的人物不是没有卑劣情操的，只不过他不被这些情操征服罢了。”（罗曼·罗兰）后人眼中的圣贤，其人格魅力是经过历史放大的了，性格上的缺陷与德性上的亏欠则多被过滤掉了，作为后人的我们，或是不知道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或是出于敬意而不愿提及这些问题（“为长者讳”）。道德上的全善，是神而不是人的特征。第四，人的寿命的有限。姑不论胎死腹中或中途夭折的情形，就是正常健康的生命，也不过百年之间。即便将来医学发达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能活更长的时间，人的寿命也仍然是有限的。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这死亡就是人生的大限。他超不过、也不可能超过死亡。

以上四个方面，还主要是从人对自身的关系来说的。若从人对“他者”的关系来说，人的有限性还表现为来自“他者”的关系限制。我们知道，人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有“世界”的：在世界中存在。人在世界中存在就要受来自世界方面的情况的限制。我们这个物种的种种需要、能力、性质和特征，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并受这个世界的限制而形成的。我们没有超出这些限制而形成别的存在方式的能力。就此而言，我们的存在是命定的、“被抛的”。具体而言，我们受“他物”和“他人”的限制。“他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与实践的对象，而且也是我们凭之而得以进化为人的生命基础。离

开“他物”，就没有人的存在。“他物”生养我们，但也限制我们。“他人”则是我们之外的同类。不仅我们的生命直接来源于“他人”，而且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也是在由“他人”结成的“社会”中进行的。我们受限于由“他人”造就的历史后果，也受限于由他人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无论这些后果和关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于我们有益的还是于我们有害的。正如我们离不开“他物”一样，我们也离不开“他人”。即使“他人”并不出现，我们也与之打着交道。我们思想所用的语言和生活所用的器具，都无不是由“他人”参与建造的。根据笛福的描述，鲁宾逊之所以能在荒岛生活数年并最后获救，其所凭借的，不仅有失事船只上的遗留物（由他人造成的文明成果），而且更有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语言、思维和信仰。支撑鲁宾逊孤独身形的，是由“他人”造成的整个文明（物质与精神）成果。“世界”对人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在与他物、他人“共在”时所受到的限制。对某些人而言，与人“共在”的不止是“他人”和“他物”，尚有“神圣者”的在场。人与神圣者的关系被认为更是限制人的东西。希腊人意识到智慧、光明、战争、爱情等等的超常力量，于是就通过诗人将它们命名为雅典娜（智慧神）、阿波罗（日神）、阿瑞斯（战神）、阿芙洛狄特（爱神），以此表示人对这些高于人且限制人的力量的承认与崇拜。在基督徒的信念中，人一神关系是人的生存中的根本向度。人的创造、堕落与得救，都是神的意图与干预的结果。人与神的关系不仅制约着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时也制约着人与他物和人与他人的关系。

总之，人既受自身生命能力的限制，又受其与世界之关系的限制。是人，就是有限者。这种有限性不是人偶然遇着的、可以凭努力摆脱的，而是必然的、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是随人的存在而一道

赋与人的东西。

二 有限性与死亡

其实，人的有限性的根本内涵就是人有死亡这回事。死是“世人必走的路”^①，“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②。随着死亡的来临，不惟人的各种能力不复存在，就是人受世界的限制这一关系也解体了、不复存在了。死亡的有限性取消了人在其存在中所建立的所有（有限的）关系。个体如此，人类也是这样。设若人类将来因种种原因而不复存在，人和世界、人和自身的所有关系都将被取消。这时，既谈不上人的有限，也谈不上人的无限，有的只是不可穿透的黑暗和虚无。

提到死亡，人们都很熟悉。但熟悉的却多半是作为现象、作为事件、作为繁忙操持对象的死亡。我们从亲朋的亡故中，从陌生人的亡故中，从我们或他人对死者后事的料理中，知道了死亡这回事。推人及己，我们还知道将来自己也有一死。我们甚至还获得了有关死亡的很多知识，比如有关死亡原因的分类、判定死亡的医学标准等等。然而，这个我们自以为最熟悉不过的死亡，却又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说它陌生，不是说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而是说死亡根本就不给我们以认识它的可能性。对于存在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认识推进到微观和宇观的水平。现在的基因工程和航天工程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和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这方面还将获得更多更深入的认识。然而，对于死亡本身却不是这样，我们至

① 《列王记》2章1节。

② 《古兰经》3章185节。

今还一无所知，并不比原始时代的先民知道的更多。原因就在于：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死亡的真正情形；我们死亡的时候，即令我们有对死亡的真知灼见，我们也无法将之告诉活着的他人了。死亡的经验被死者的死亡一道带走。它永远都是一个秘密。在医学上，有一种由转死回生的病人事后告诉的经验，叫“濒死经验”。医生的记录显示，这类病人在濒死的那一刻，大致都经历到一些相同的内容，如沿着一长长的黑暗隧道的快速运动、自己身体与意识的分离、一束耀眼的白光、往日所有记忆的浮现、已死亲朋好友的迎接、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审视、接近今生与来世的分界线，抗拒迈过这分界线并重新使身体与灵魂结合起来等等^①。其实，这种由病人事后诉说的经验并不是真正的死亡经验，而只是“濒死”经验。“‘死亡过程’的心理学与其说提供了死本身的消息，倒不如说是提供了‘垂死者’的‘生’的消息。”^②真正的死亡经验是说不出的。能够说出，表明病人尚未死亡。“濒死”并未真死，而只是接近死亡而已。“濒死经验”仍是一种活着的经验，即一种生存体验。就此而言，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并未前进分毫。死亡是无。在“无”的面前，只适合探测“有”的认识之光完全无法进入。凡是世间的东西，都是可以说的，唯独对于死亡我们却说不出什么，除了保持缄默，我们一无所能。这是一种真正的“失语”。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写道：

没有认清痛苦，
爱也没有学成，

① 穆迪《死后的生命》，见胡景钟、张庆熊编《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171—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97页，三联书店，1987年。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東西，
其帷幕还未被揭开。^①

其最后两句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死亡本身。死亡的帷幕直到诗人的时代还未被揭开，以后也永远不会被揭开，因为死亡的国度正在无何有之乡。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凡有生的东西就有死，凡有成的东西就有毁。生、成的东西就是存在者。存在者存在着，而死、灭则意味着不再存在或非存在。不存在或非存在的東西就是“无”，或者说，进入了“无”。

三 宗教：过问“死”（无）的一种方式

从以上所述可知，人生其实有两个面相，即生（有）与死（无）。但人过问得最多的、与之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有”这个方面。我们的所有科学，都在与存在者打交道。这也是必然的、必要的。说是必然，是因为科学本来就是应认识存在之需求而产生的。说是必要，是因为科学认识的成果最终也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然而，对于人生的另一面即死亡与虚无，谁来过问呢？该不该过问呢？如果过问，又是由人的何种形态的认识与实践来承担呢？

人不像动物那样只关注自己的生存从而只与存在者打交道。人除了关注自己的生存从而要与存在者打交道外，他还关注自己的死亡从而也与“无”打交道^②。只与“有”打交道，尚体现不出人之

① 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第8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 丧葬礼仪活动也是人与死亡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不过却是在现实层面上。这里所说的“过问”，主要指精神上的关注及其相应的现实表现。

生存的完整性。只有既与“有”打交道又与“无”打交道，才能彰显出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人是必得过问“无”的存在者。人过问“无”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宗教。

科学不过问“无”的原因已如上述，但除此之外，是否只有宗教才过问“无”呢？哲学也过问“无”。依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应是超出在者整体去追问“无”：何以在者在而“无”倒不在？但形而上学只是哲学的一支，哲学所要“与闻”和“过问”的问题远不止“无”。虽说形而上学对“无”的追问也要诉之人的生存经验，却主要行进在反思的层面上。而更重要的是，形而上学对“无”的追问，其目的是要返回来对“在者整体”获得理解。与此不同，宗教并不顺便或偶尔过问“无”，而是按其本性就要过问“无”、就在过问“无”。宗教虽也有对“无”的反思，却多半不是出于思辨的癖好，而是基于体“无”的经验。这种经验应该就是原始的宗教经验。宗教过问“无”，固然也能返回来对世界与人生获得新的理解（就此而论，它也过问“有”），但其主要的目的却是要超越现实的世界与有限的人生，从而获得拯救与永生。宗教主要是一种联系于死亡与复活的实践活动。

我们说过，“宗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现实存在的宗教，如道教、佛教、基督教等等；一是指人的一种特殊能力与倾向。如果过问“无”确为“宗教”的分内之事，那就必然要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我们曾就“宗教”的第二层含义给“宗教”下了一个定义：宗教是为人的有限性所逼而面对和走向无限的态势与渴求。在这个定义中，“有限性”指什么？我们曾给出了它的种种内涵。但从主要的、根本的方面说，它指的就是“死亡”。为“有限性”所逼也就是为“死亡”所逼。因为这一逼迫，“无限性”也就同时绽放出来。